

662913

ZHONGGUO SANWEN BAOK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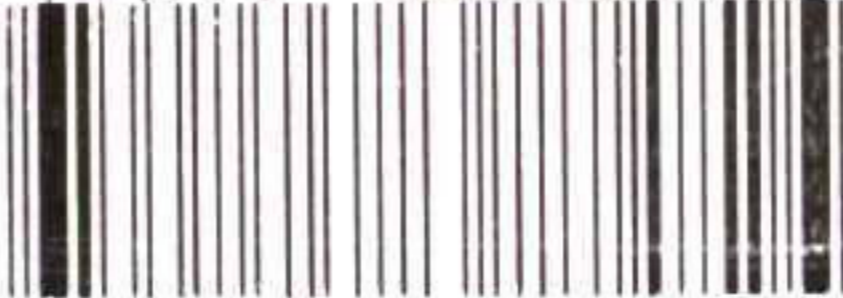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散文宝库

陈达凯 朱贵平 编著

先秦散文



中南大学  图书馆



00445958

导 言

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宝库中的瑰宝，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繁荣和发展起来的。

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。当时，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，社会生产力有了迅猛发展，加上各诸侯国之间的分裂割据，争霸称王，彼此之间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斗争，促进了“士”这一阶层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，从而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。在剧烈的社会斗争中，各诸侯国的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，于是“士”阶层便以散文形式为他们总结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。诸侯国的兼并斗争，需要借助“士”的力量，于是各国统治者便争相罗致，形成“养士”之风。“士”阶层的被普遍尊重，为他们著书立说创造了条件，也必然促使作为表达工具的散文的发展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那些游说之士剖析事理，陈述利害得失的高超的语言技巧，孔子、孟子等“士”阶层著名代表人物的聚徒讲学，都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和散文的发展。当时政治上处于分裂局面，学术空气自由，没有正统思想的束缚，这无疑促使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，从而形成绚丽多彩的先秦散文的社会条件。

大体而言，先秦散文分为两部分：一是历史散文，主要是记载了历史兴废之迹的史书，它们生动地展现了统治者和策士的言行，各国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主要著作有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。二是诸子散文，也称哲理散文，是各家各派的思想家阐述各自哲学和政治主张的说理文，主要著作有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。

最初的历史散文可追溯到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。《尚书》是记言体的史书，主要汇集了商周时代的有关文献，语言古朴艰涩，今人已不易读懂。《春秋》则相传是孔子编撰的春秋二百四十多年的纪事纲要，它书法谨严，暗喻褒贬，政治倾向性颇为鲜明，但在语言上仍过于简约，远远未能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。

战国初期的编年史《左传》和国别史《国语》，把先秦历史散文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。它们的文章明白晓畅，与春秋以前的散文有很大的不同。尤其是《左传》，忠实于史实，具体、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时代错综复杂的军事、政治斗争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，并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：一是详细叙述了许多重大战事，如秦晋韩之战、殽之战等等，并善于突出重点，充实细节，使故事曲折引人。二是完整地显现了历史人物的性格风貌，如郑庄公的深沉毒辣，秦穆公的勇于改过，宋襄公的迂腐愚蠢，晋文公的雄才大略，无一不活生生地跃然纸上。在语言的运用上，《左传》做到了精炼生动，简笔传神，并善于吸收民歌谚语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。这些对后代传记文学和叙事散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《国语》是分国别记载重要史事的国别史，也是一种带文

学性的历史散文。它分别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之事，与编年史《左传》一样，它也是以记言为主。其中有些篇章脍炙人口，如《召公谏弭谤》一文，召公明确提出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民本思想，反映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人心向背的重视。但在总体上，《国语》的文学成就远不如《左传》。

《战国策》是一部战国时代的国别史，它在历史散文的发展上达到了比《左传》更高的成就。《战国策》主要记录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划或说辞，客观上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。书中内容较为复杂，书中不少内容是写谋臣策士为猎取功名富贵到处钻营的活动，对此作者又抱着欣赏的态度去加以叙述。但在文学上，《战国策》鲜明生动地刻画了六百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，并有着摹状写物铺张扬厉、淋漓尽致，论事立说善用寓言和比喻等特点，以至于梁启超说它文学意味太浓，是“非严格的史”。它对后世的叙事、说理文和辞赋影响极大。

诸子散文差不多与历史散文同时兴盛起来。先秦时期学派众多，影响后世深远的是儒、道、墨、法四家。从发展轨迹来看，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时期为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，代表作有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等；第二时期为战国中期，代表作有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等；第三时期为战国末期，代表作有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。

《论语》是孔门后代追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著作，其内容包括哲学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学等各个方面。《论语》的文句往往三言两语，各自独立，还没有构成完整的散文。《论语》语言质朴精炼，具有高度的概括力，表现出含蓄深远的风格，形成了一些流传广泛的格言式语句，如“岁寒

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、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，含义深刻形象，富有文学意味。《论语》中最有价值的是孔子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思想，如“有教无类”、“温故知新”、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、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等，这些都是历来流传的有关教育和学习的至理名言。

《墨子》散文开始具备了首尾完整的长篇说理文形式，该书文章质朴无华，主于达意，较为通俗易懂，接近口语，但文章结构严谨，论点鲜明，善于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，显示出严密的逻辑性和很强的说服力。

战国中期的《孟子》基本上是一种问答对话式的语录体散文，但已从《论语》的简约质朴发展为激烈的长篇论辩。它的主要特点是富有雄辩性和鼓动性，且善于运用贴切巧妙的比喻和幽默的小故事陈说事理，辩论是非。全书用比喻不下千余处，如用“挟泰山以超北海”喻“不能”，用“犹缘木而求鱼”喻努力的方向不对头；用“奕秋诲弈”的小故事比喻“专心致志”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等。《孟子》对于后世散文的影响远远超过《论语》。

与《孟子》同时代的《庄子》，已大体趋向于专题性的说理文章。庄子散文艺术具有汪洋恣肆、变化万端、纵横排宕和雄伟奇丽的浪漫主义风格。它善于用寓言故事来表达思想，展现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，这一特点在其名篇《逍遥游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。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对庄子散文作过高度评价：“其文汪洋辟阖，仪态万方，晚周诸子之作，莫能先也。”《庄子》的艺术风格和技巧给予后世诗人和小说家以无穷的启发。

战国后期的荀子和韩非子以大量富有文采的长篇论说文

把先秦诸子的散文提高到了一个更成熟的阶段。《荀子》一书的特点既长于说理，对所论问题发挥尽致，层次清楚，逻辑严密；又不乏文采，在表现技巧上句法整炼，辞采富赡。如《劝学篇》几乎全以大量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作比喻，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和说服力。韩非子的文章颇富逻辑力量，议论透辟，锋芒毕露。其名作《五蠹篇》，议论深刻，批驳有力，并引用历史和寓言故事，使文字生动有趣，他的文章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神话、传说、寓言、故事，成为民间文学资料的宝库，至今如“守株待兔”、“自相矛盾”、“买椟还珠”等等故事依然成为人民大众口中的活泼语言。

概而言之，先秦散文大多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，文章所包容的内容甚为广泛，体现了当时学术思想的综合性质。就语言技巧而言，它们有着高度的艺术性，形成了多样化的风格，正如郭沫若在《十批判书》中论述诸子散文时所说：“孟文的犀利，庄文的恣肆，荀文的浑厚，韩文的峻峭，单拿文章来讲，实在是各有千秋。”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，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散文宝库，对后代无数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今人若抱着正确眼光去阅读、欣赏、品味这些散文珍品，定然会获益匪浅。

作者

于 1998 年 3 月 18 日

目 录

导言..... (1)

辩 术

邵公谏厉王弭谤..... 《国语》 (3)

苏秦以连横说秦..... 《战国策》 (10)

庄辛说楚襄王..... 《战国策》 (20)

邹忌讽齐王纳谏..... 《战国策》 (27)

触龙说赵太后..... 《战国策》 (34)

晏子使楚..... 《晏子春秋》 (41)

谏逐客书..... 李斯 (45)

胠箝..... 《庄子》 (54)

对楚王问..... 宋玉 (66)

人 生 态 度

无逸..... 《尚书》 (73)

叔向贺贫..... 《国语》 (80)

曾子易箦..... 《礼记》 (85)

成子高寢疾.....	《礼记》	(90)
齐桓晋文之事.....	《孟子》	(93)
冯谖客孟尝君.....	《战国策》	(108)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.....	《论语》	(117)
非攻(上).....	《墨子》	(126)
鱼我所欲也.....	《孟子》	(132)
逍遥游.....	《庄子》	(138)
劝学.....	《荀子》	(155)

节 义

介子推不言禄.....	《左传》	(177)
鲍叔荐管仲.....	《国语》	(181)
鲁仲连义不帝秦.....	《战国策》	(186)
天时地利不如人和.....	《孟子》	(199)
齐人有一妻一妾.....	《孟子》	(204)
汪錡死社稷.....	《礼记》	(209)

时 弊

公输.....	《墨子》	(215)
五蠹.....	《韩非子》	(224)
苛政猛于虎.....	《礼记》	(252)
察今.....	《吕氏春秋》	(255)

战 争

郑伯克段于鄢.....	《左传》	(265)
曹刿论战.....	《左传》	(272)

齐桓公伐楚盟于召陵.....	《左传》	(277)
子鱼论战.....	《左传》	(284)
晋楚城濮之战.....	《左传》	(289)
宫之奇谏假道.....	《左传》	(310)
勾践灭吴.....	《国语》	(315)
作品与作者介绍.....		(325)

辯 術

太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
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。

——《諫逐客書》

邵公谏厉王弭谤

《国语》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邵公告曰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。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

王喜，告邵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！”

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(21)。近臣尽规(22)，亲戚补察(23)，瞽、史教诲(24)，耆、艾修之(25)，而后王斟酌焉(26)。是以事行而不悖(27)。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(28)；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(29)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(30)，行善而备败(31)，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(32)。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(33)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(34)？”

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彘(35)。

【注释】

厉王：周厉王，名胡，夷王之子，周的第十代王。约公元前878年即位，在位三十七年。虐：残暴。谤：诽谤，这里指国人对周厉王的批评、指责。邵公：即邵穆公，名虎，周之卿士。不堪：受不了。堪原意为负担，此处引申为受的意思。命：政令、法令。卫巫：卫国的巫。巫是古代以降神事鬼为职业的人。道路以目：（因为厉王的压制）国人在路上相遇，彼此只能用目光示意，不敢交谈。

弭（mǐ 米）：制止。“是障”句：这是堵住了人民的嘴呀！是，此、这；障，防水堤，此处作动词用，为阻挡、遮障的意思。防：义同“障”。壅（yōng 拥）：堵塞。溃：溃决泛滥。“为川”句：治水的人要排除壅塞使其通畅。

为：治。决：开决。导：疏导。宣：开导，引导。言：此处指发表言论。听政：管理政事。公卿：三公、九卿。列士：士为当时贵族阶级的一个阶层，其中地位较高者称列士，有上中下三等。献诗：指进献讽谏朝政的诗。

瞽：盲人。古代乐官多由盲人担任，故此处指乐师。曲：此处指乐师采取民间反映世情的乐曲。史：史官。书：史籍。

师：少师，次于太师的乐官。箴：箴言。此处指有劝戒意义的文辞。瞽（sù 叟）：无眸子的盲人。赋：有一定节奏的诵读。此处指盲人朗读公卿列士所献之诗。

矇：有眸子而看不见的盲人。诵：诵读。百工：百官。一说，“工”指乐工。（21）庶人：平民。传语：请人传达意见给天子。因平民不得见天子，所以传语。（22）近臣：天子左右的侍臣。尽规：尽规谏之责。一说，进规谏之辞。尽义同“进”。（23）亲戚：指周王同宗的臣子。补察：弥补国王的过

失和监察国王的行为。(24)“瞽、史”句：乐师和太史用音乐和史事、礼法教导天子。(25)“耆、艾”句：元老们协助天子明德修政。耆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；艾，五十岁以上的老人。修：戒饬的意思。(26)斟酌：考虑取舍。(27)“是以”句：因此政事可以顺利贯彻而不违背事理。悖：逆，违背。(28)财用：物质财富。(29)“犹其”句：就好像土地上有原、隰、衍、沃，人的衣食从那里生产出来。其，指土地；原，宽阔平坦的土地；隰(xí)，低下潮湿的土地；衍，低下平坦的土地；沃，有河流灌溉的土地。(30)“口之”二句：老百姓发表了言论，国家政事的好坏就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表现出来。兴，出。(31)备败：防范(百姓认为)不好的。(32)阜：厚，增多。(33)虑：思考。(34)“其与能”句：那能堵塞住多少时间呢？与，语助词；几何，多少时间。(35)流：放逐。彘(zhì)：地名，时属晋国，在今山西省霍县境内。

【作意】

周厉王以刑杀为威而压制批评，最后终被放逐的事实，说明了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统治手段所获得的只能是与愿望截然相反的结果。

【鉴赏】

本篇选自《国语·周语上》。《国语》是分国别记载重要史事的国别史，所记史事最早为周穆王十二年(公元前990)，终于周贞定王十六年(公元前453)。全书共二十一卷，分别记载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等八国的部分史事，其中以记晋国史为最多。尽管《国语》在史书体例上与《左传》有别，但

记载史事的方式却并无二致，都是通过记载人物的言行表现历史事件的内容，其中有一部分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。

《邵公谏弭谤》就是《国语》中兼具深刻思想内容和文学特点的一篇。

整篇文章记叙了邵公劝谏周厉王止谤的经过。事情发生在前849年，周厉王施政残暴无比，引起国人强烈不满，颇有政治眼光的卿士邵穆公感到如此下去不利于统治，于是劝谏周厉王，指出“防民之口”作法的极端危险性，而“宣之使言”，疏导民言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。但周厉王并不接受劝谏，采取高压政策，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国人的矛盾，终于导致国人起义，把他流放到彘地。

全文共分为三段。从“厉王虐”到“道路以目”为第一段，主要交待周厉王监谤、弭谤的事实。开篇语“厉王虐，国人谤王”，点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“王虐”是“谤王”的起由，“谤王”是“王虐”的必然结果。开篇寥寥七字，概括了大量事实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这样的局面：一方是周厉王的暴虐无道，一方是国人的怨怒诅咒，两者的矛盾极其尖锐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而邵公向厉王警告说，老百姓已不堪忍受暴虐的命令了，则进一步点出问题的严重性。可是周厉王非但未接受谏议，反而发“怒”，采取了镇压手段：“得卫巫，使监谤者。以告，则杀之。”用“监”和“杀”的手段来“止谤”，可见其暴虐、凶残和昏庸的性格特征。结果，当然出现了“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的局面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，而是在政治恐怖气氛中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，这就为下文的“流王于彘”埋下伏笔。

从“王喜”至“其与能几何”是第二段，这是全文的重点，主要写邵公如何进谏。周厉王对自己的高压手段自鸣得意，并

喜形于色。文中用“王喜”二字描绘出他的昏聩愚蠢，这与上文“王怒”暴露他暴虐凶残的本性相呼应，两者合起来，正是周厉王的完整的人格特征。当他向邵公吹嘘，他已经做到“弭谤”时，就引出了邵公为此而发的长篇议论。邵公的谏言共分三个层次。第一层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所谓“弭谤”，实为“障之”，不过是堵住了人们的嘴而已。他指出：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”这是用警句的形式，极为精彩、生动地概括了重要的历史经验。这里，作者用川比喻民之口，用川之不可雍，说明障民之口的严重危险。从而，又十分自然地引出一个重要结论，“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”。这个政治主张与周厉王的“弭谤”做法正好相反，也是本文的中心思想。

第二层，邵公例举出自古以来“天子听政”，广采群言的历史传统，从正面说明“为民者宣之所言”的各种好处。邵公为了说明“宣之所言”的政治见解，不厌其烦地例举出天子听政，广开言路的种种形式，从公卿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直到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一一举将出来，这样尽情地铺排，是为了增强谏议的气势。那么，广开言路究竟有何益处？结果是：由于众多议论供王“斟酌”，就可达到“事行而不悖”，这就与“防民之口”的恶果恰成鲜明对比。邵公如此苦口婆心，其用意无非是想让周厉王加以仿效。

第三层，邵公进一步从“民”的角度，说明“宣之使言”的好处。他用“土之有山川”、“原隰之有衍沃”来比喻“民之有口”。正如山川可出产“财用”，沃野可出产“衣食”，民之口，关系到政事的“善败”。让民众说话，就能做到“行善而备败”，这不正如山川沃野能够提供给人们财用衣食一样。最后，邵公连用

两句反诘：“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”，怎么可以去壅塞呢？如果“壅其口”，又能壅堵多久呢？这一席话，邵公以臣子的身份，说得极其委婉而恳切，又将其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，颇有说服力。他希望周厉王接纳自己的见解，推行善政。面对邵公如此良苦用心，周厉王究竟如何作为呢？这就制造了悬念，让读者在第三段中去寻找答案。

从“王弗听”到最后为第三段，说明事情的结果。“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”，这就是周厉王对善意规劝的态度。这里的“国人莫敢出言”与上文“国人莫敢言”构成照应，但又绝不是简单重复，人民终于觉醒，奋起反抗。“三年，乃流王于彘”，作者一如文章开篇，寥寥数字，戛然而止。以如此简捷的冷语收尾，表现了作者爱憎鲜明的态度，也有力地印证了邵公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深刻见解。

全篇文章重在记言，重点记叙了邵公向周厉王的劝谏言论，阐明了“民言不可壅”、“宣之使民言”的深刻见解。但叙事脉络清晰分明，通过厉王的“王虐”、“王怒”、“王喜”、“王弗听”，形象地描绘出厉王从“弭谤”到灭亡的全过程。而在这同时，作为厉王对立面的“国人”，则经历了从“谤王”、“莫敢言”、“道路以目”到“流王于彘”的过程，即从宣泄到压抑再到火山喷发取得胜利的过程。

这篇文章在写作特点上表现为：一、记事扼要传神，对材料善于裁剪。全文开篇，短短几句话，就抓住了主要环节，把整个背景勾勒清楚。结尾用虚笔求其神，略去三年之中许多可记之事，仅用寥寥数字，点出结果，但其效果却胜过千言万语。二、用词简洁明快，文中多短句，加强了语言的表达力度，有一种催人阅读下去的感觉。三、记叙与议论相结合，议论有